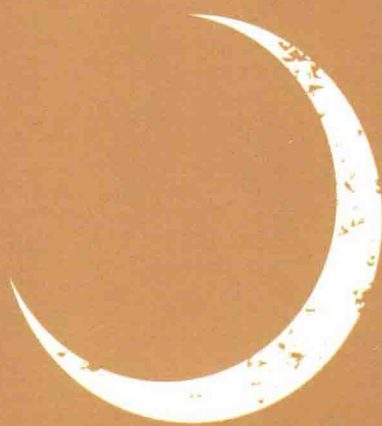




人在他乡

李新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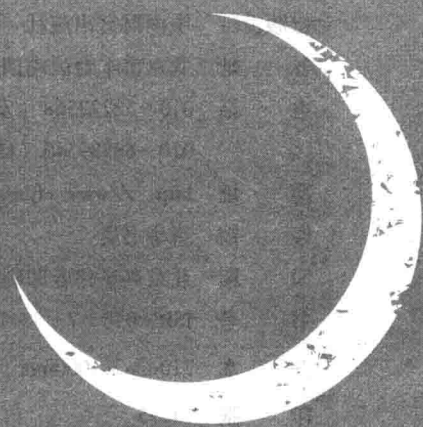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人在他乡

李新勇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在他乡/李新勇著.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4. 10

(传奇中国图书系列·美文卷)

ISBN 978 - 7 - 5047 - 5290 - 1

I. ①人…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3881 号

策划编辑 宋 宇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编辑 于 森 宋 宇

责任校对 饶莉莉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 (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 - 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5290 - 1/I · 0159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4.75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7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目录

楔 子	1
无法更改的来路	3
如此诱人的远方	31
不知深浅的深浅	43
没有春天的春天	63
有瓦有墙即结庐	79
无比辽阔的安静	95
多个角色在诞生	115
可曾化蛹皆成蝶	133
冷 暖	155
芳 菲	173
失 散	189
附 录	201
母亲的节俭	203
母亲的歌声	205
父亲的摊位	209
伤 疤	213
飞花轻若梦	218
三月的郊外无须门票	219
清风芦苇	220
秋风野菊	222
一棵开花的树	223
后 记 生生不息的土地	225



楔子

1995年大学毕业前几个月，我顶着个硕大的脑袋，多次利用夜自修时间，晃荡在中文系那间陈设简陋的办公室里。

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比半张单人床单略微大的中国地图。

我先后多次把拇指摁在成都的位置上，以拇指和食指张开的距离为半径画圆。

数次比画的结果是，我做出一个决定，把自己交给圆圈之外的任何地方，这也是我的谋职理想。

全校除了图书馆，只有中文系办公室有如此大的壁挂式地图。一拃是虚指长度，我心里实实在在想出去走走。一个人，在青年时代若舍不得出去走，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世界是什么样子根本不知道，转瞬终老故乡，着实对不起这一生对远方的期望和想象，有负于血液里奔腾不息的理想。远方，是个多么诱人的词语。

人生只有那么一辈子，不可能来第二遍。错过了，也许再也没有机会了。

中文系办公室我去了多少次？七次还是八次？忘了，反正我那硕大的脑袋经常让中文系那间本来就不宽敞的办公室越发显得逼仄，可见，我对去远方走走这件事情是慎重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最终，我做出决定，一锤子买卖，远方，我去定了。那天，离开中文系办公室，合上门，五月的夜风，暖意渐起，路灯下翻飞着各种小昆虫无比快乐，远处有蛙鸣隐隐，夜空浅墨深蓝，闪烁的星星亮得扎眼。哦，远方，如此迷人。

做出这决定后不久，西藏、温州和江苏启东，三地教育部门派员到我们



学校挑选优秀毕业生,方式是面试。

那时候,宜宾师专(现宜宾学院)因学术研究、教学管理和学生社会实践等工作成绩显著,在全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小有名气,每年前来选拔优秀毕业生的单位不少。

三个地方的面试都严格得接近残酷,每个地方均只在近百名参与面试的毕业生中挑一二十个。幸运的是,三个地方的面试我都通过了。最终我选择了江苏启东,之所以选择启东,是因曾站在中文系办公室那张地图前面,我发现宜宾乃万里长江的起始之地,启东是万里长江结束的地方。“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一去,“君”即是我,“我”却是故土的亲人、师友和同窗。这其中深藏着多少难以言传的情愫,这诗句蕴含着多么美妙动人的意境啊!这是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诗。

与我一同前往的,还有同校不同系科的十四个同学。也就是说,那一年,宜宾学院共有十五名毕业生通过选拔前往启东。

四川任何一个地方,距离启东都足够远。以1995年普通人能够承受的交通方式,轮船加汽车需要9天,火车加汽车需要5天,飞机加汽车需要2天半,徒步……没听说谁愿尝试,可能从古至今没人这么干过。这距离,确实足够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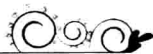
在离故乡足够远的地方,不管你情愿不情愿,都会比一般人多一些人生际遇,多获得一些文化和精神上的、互补性的滋养。

况且,这么远的路程,足够让人忘却前尘往事,稀释刻进骨髓的忧愁哀伤,还能制造出无数预想不到的人生浪漫。人生的丰富与有趣,恰恰在这无数的“预想不到”之中。

幕布就此拉开,我们的故事开始了。

无法更改的来路





每个人都是有明确来路的我也不例外。

1

除非一辈子终老于出生地,但凡出过远门的人,都会有不止一个够得上被称为“故乡”的地方。读书、学艺、打工、立业、逃荒、要饭……每在一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对这地方产生了感情,都可被称为“故乡”。于是,就有了第一故乡、第二故乡、第N故乡。

无论有多少地方能被你称为“故乡”,那个能够被称为“老家”的地方却只有一个。那个叫“老家”的故乡一般被人称为胞衣之地,也称为“血地”,意思是母亲为把我们生下来,在这里流过血的土地。这块土地,因为母亲和母亲的血,而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圣地。一辈子走得再远,永难忘怀的就是这个地方。

在四川西南,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结合部有一片神奇的山区,跟全国大多数东西走向的山脉和水系不同,这里的山脉与河流呈南北走势,那山就叫横断山。我一直在想,上帝在造这块地方的时候,多半有楚楚动人的女神从他面前经过,弄得上帝心情巨爽,来了兴致,表现欲强烈,冲着这片山脉与河流来了一阵乱刀剁肉般的狂砍。结果,横断山就成了今天这样子,这山梁与那山梁看上去似乎一脉相承,事实上两座山梁之间有一道或几道甚至十几道十几米宽的“切口”。“切口”两边,万丈悬崖,只有风能吹上去,只有野草和山树能勉强长上去。

在横断山区大大小小的沟涧溪河中,安宁河排在老大位置。它是雅砻



江的支流,雅砻江又是金沙江的支流,金沙江则是长江上源。安宁河全长300多千米,大多数河段在横断山的崇山峻岭中迂回婉转,仅在屈指可数的地段冲出几百米到几千米宽的河谷坝子。河谷坝子上,棋子似的散落着一个个村庄。

由无数山泉汇集而成的安宁河,河水清冽甘甜。从前,水中鱼虾多得用木棍搅上几棍子,就有鱼漂上来。

从西昌市区往南走三十千米,有一个由刘、李、张三大姓组成的古地名叫做河嘴的村庄。这个村庄于1971年立秋那天,迎来了我第一声敞亮而无所顾忌的啼哭。

从地图上看,我们的村庄在安宁河的腰眼儿位置上,河谷坝子的宽度不超过三千米。两列南北走向的大山,把河谷坝子夹在中间。成昆铁路和成昆公路(国道108)从东山脚下经过,火车拉响汽笛,山谷间便有绵长舒缓的鸣叫回荡。被当地人称为“老南风”的河谷风,跟安宁河谷像一对形影不离的夫妻,终年不息,为河谷坝子带来春的雨水、夏的芒种、秋的霜降、冬的大寒。河谷坝子是二十四节气的调色板。初秋,是波斯地毯般铺张华贵的金色稻田;夏天,是碧绿如洗、不染纤尘的水稻、玉米、花生、大豆、甘蔗;更不必说春天,大胆泼辣、铺天盖地的油菜花,尽情展示着土地的大气、雄浑和丰满;还有那冬天,一束温暖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山梁上,旺盛的苦荞花恍若情人的蜜语,颜色绯红,清新淡雅,为河谷擦上一抹淡淡的清香。

这里跟香格里拉大致在同一纬度上,香格里拉拥有的美丽,这里一样不缺。从今天考古发掘的先秦古铸币遗址和安宁河神秘大石墓(每块墓碑重达二三十吨)等遗迹看,遥远的中央集权,早就在这里设置了官府吏治,可是,这里却有无数次文明断裂,活生生突然就中断了。后人费尽心思,掘地九尺,到目前尚未考证出原因。比如先秦铸币遗址,何时兴起,何时终了,史书上找不到相应的文字记载;安宁河神秘大石墓,更是片语皆无。

在安宁河谷的坝子上,几乎不存在原住民。最近一次文明断裂,发生在



明末清初一支著名的流寇从此经过，八大王为扩军和保密，凡能走路的男丁，尽皆入伍；凡不能随军的，待大军开拔出数百里，被其断后部队，无论男女老幼，通通杀光。以至清初，朝廷不得不下令从湖广等地征丁入川，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

安宁河李氏家谱记载非常清楚，河嘴李氏根源在湖北省黄州府麻城孝感一个叫犁铧尖的村庄。如今麻城和孝感分别设市，犁铧尖村到底在哪里，已无可考。李氏祖宗先迁四川简阳下马滩，再迁四川名山若水（青衣江畔），最终落脚到四川西昌安宁河畔这个叫河嘴的地方。河嘴之名，估计并非原有，而是我的祖宗落脚此地后，才替这片土地命名的。

那时候，安宁河谷的移民都是地主。种子由政府提供，只要肯花力气，所垦之地皆归其家所有，政府免除多年赋税。

那是一段充满想象和希望的岁月。迁徙的悲伤和痛苦，很快在一茬一茬的丰收中，被稀释得如同风中的一口旱烟，转眼就消散了。

到我出生的时候，像我们那个人丁还算兴旺的生产队，人均还拥有水稻田三亩、旱地一亩。在这片土地上，20世纪50年代被划成“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实在是冤枉到家了。在这片土地上，能够成为地主、富农的，都是最舍得花力气、花心思、懂经营、善管理的人。他们不去开垦，那些土地就只能荒在那里，这些地主富农没有不亲自干活的，他们起得比长工早，睡得比长工晚。当然，那时候，连长工家里都有几亩地。只有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才可能挨饿，这些人有专门的称谓，叫“叫花子”。安宁河谷的叫花子是不会被饿死的，也不会外出讨饭，他们成群结伙今天上这地主家，明天上那富农家，家家都不会让他们空着肚皮走，走的时候，主人家还少不得送他们些钱米布匹。“吃大户”这词儿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从这儿来的。他们群居在东山脚下一个有名的大溶洞里，那溶洞的名字叫“叫花洞”。只要不犯法，他们一样结婚生子，活得逍遥自在。那叫花洞我没见过，我出生前一年，成昆铁路修到那地方，路基正好要从上面经过，让铁道兵给炸掉了。

先来说说地主富农的事。1953年前后，安宁河谷枪毙了一批地主，



我们那个小村庄枪毙了两个。主持枪毙的,是当年“叫花洞”里的人,动手的,也是“叫花洞”里的。叫花洞里的人即使从来没有人怠慢过他们,他们也自觉低人一等,这感觉像酒窖里的高粱谷麦,经过长久发酵,一旦有了契机,便会酝酿成复仇式的掠夺,从而产生“扯平了”的快感。这种变异的爆发力是惊人的,据我爷爷奶奶的描述,他们把地主五花大绑,捆扎得喘气都困难,胸前挂一大牌子,牌子上倒躺着地主的名字,黑色,名字之上加一个红色大叉。那木牌子少说有十斤重,他们在牌子上钻两个眼儿,用细麻绳穿了,挂到地主脖子上。城市和集镇上的地主游街,乡村的地主游乡村。被捆扎得像粽子的地主,艰难地走在前面,后面一个“叫花子”,牵牲口那样牵着细麻绳,手持一面铜锣,不时“哐——”地敲上一记。地主两边,各有一个“叫花洞”出来的好汉负责押解,两人手中各持一根棍子。那棍子的责任是,轮番落到地主身上。两个地主,都是乐善好施的人,读过书,知书达理,喜做善事,修桥铺路,照顾鳏寡,兼做邻里矛盾的调解员,乡党械斗的谈判代表。可以这样评价他们,他们是农耕生产的组织者,是乡村绅士社会的倡导者。一般人,连围观都不忍心,“叫花洞”里出来的好汉却像过节似的,浩浩荡荡地排在地主身后。锣声响起或者棍子落下的时候,他们高兴得嗷嗷直叫,吹口哨,打哨子,活蹦乱跳。我们那个村押解地主的“叫花洞”好汉,其中一个的棍子末梢有钩子,类似于钉子,他喜欢像敲木鱼那样,不时让自己的棍子坚硬地在地主的光头上发出脆响。那地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每敲一下,就会传出一声短促的饱经沧桑绝望的叫声。好汉觉得不够过瘾,因此越发敲得重了。终于,棍子上的钩子敲破了头上的动脉,一股筷子粗的血柱呼啦一下冲出来,天空中立即长出一棵血树,有树干,有枝杈和树叶。鲜血在空中飞到极限,花瓣雨一般纷纷落下,落到插一根扁担都能抽青的沃土上,发出一片类似于铜钱散落到地上的细碎的叹息。他是我们那个小村庄唯一没有轮上吃枪子儿就倒地气绝的地主。

相对于那两个地主,我爷爷奶奶算幸运的。我家开垦的土地从我家房前一直铺到西山脚下,评定成分的时候给评了个富农,免了挨枪子儿,但活



罪得受够：办学习班、游街、批斗、关禁闭。我爷爷是读书人，年轻的时候在西康省做事情，解放初被派到康定，翻雪山时因患“雪盲”不得不退回家中。换今天，这得算工伤，那时候退回来就是农民。我爷爷心直口快，能说会道，写一手好字和文章。安宁河两岸但凡有好吃懒做、赌博不孝的，千万别给他撞上，给他撞上了，受伤程度比遭受五人合力暴打还厉害。曾有五个泼妇集体上门挑衅，十分钟不到，被我爷爷骂得只恨自己少生了几只脚，跑得比遭狗撵还快。我爷爷没骂过“叫花洞”里的英雄，那时的人认为，那是他们的职业。但“叫花洞”的英雄却不放过他，别的富农最多开会没有发言权，我爷爷李文科、我奶奶范正秀则非受批斗、非游街不可。从1952年开始，到1978年结束，我爷爷奶奶遭受了多少批斗，连他们自己都数不清楚，只要上面搞运动，他们就首当其冲，什么运动都跟他们沾边，沾边就挨整。英雄们把高音喇叭草帽般扣到我爷爷头上，活活把他整成聋子。还把三百斤木杆大秤的秤砣（那秤砣不晓得该有多少斤）用细铁丝穿起来，挂到我爷爷脖子上。每一种方式，都整得他生不如死。这位恃才而桀骜的老人，到六十五岁还得替生产队放牧一头全生产队最犟的牛，工分只有全劳力的一半。

1978年是我家的一道分水岭，停止批斗，平反地富反坏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可以读初中读高中考大学。这一年，我爷爷奶奶戴了将近三十年的无形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我们家开始有了笑声。我爷爷无数次表示，他的孙子辈不能再像他的儿子我的父亲那样，因家庭成分原因，小学毕业直接回家务农。恰如一根长期绷得太紧的弦，一旦松下来，不是断弦就是变形那样，获得大赦的爷爷奶奶，并没有享受几年轻松日子。我奶奶于1981年春天中风后去世。次年，一个将近半个世纪没见面的亲戚上家来，我爷爷喝了点酒，从此染病卧床。数月之后，能下床走动，说话的声音也洪亮了，但是此后，他老人家的声音要么没有，要么洪亮得炸耳。一家人以为他又过了一关，我父亲便跟村里人到渡口（今攀枝花）卖石榴去了。

那天，我见我爷爷蹲在院子里背对着阳光晒太阳。农历七月晒太阳的人，我到现在就见过这么一个。



他伸出左手掐算。掐了一遍，似乎不确信，又掐了一遍。我爷爷精通阴阳八卦，他左手拇指在手掌指节上掐算的动作，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他常说：“莫道乾坤了无际，天地都在一掌中。”只见爷爷突然起身站起来，冲着满院的空气，中气十足地说了一句令我半懂不懂的话：“大限到了，就这几天！”他说这话时并没有考虑过院子里有没有其他人。当他看见他的长孙我的时候，这话似乎才是对我说的，因为他的脸转过来看到了我。那时我 11 岁，个子不矮，懂事不多，正在院子里用钉耙刨蚯蚓，准备去钓鱼。至今我还记得，他把脸对着我的时候，脸很瘦，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不是刷白的那种，而是没有活力。眼眶里，黑眼仁儿比白眼仁儿多了不少，黑眼仁儿是漆黑一团的那种黑，没有光泽。他走出大门，往西边的山脉出神地望了一阵，转身问我：“你爹啥子时候回来？”我说：“不晓得。”他说：“你去给你大嬢嬢和小嬢嬢说，赶紧替我准备棺材！”吓得我丢掉钉耙就往门外跑。跨出大门门槛时，听见爷爷在我身后说：“一辈子替人择了多少阴地，到头来竟没顾上给自己相上一块地方！”我大嬢嬢在安宁河对岸，我小嬢嬢在隔壁生产队，一个 800 米冲刺就到了。因为爷爷的病，那段时间，小嬢嬢每次来探望爷爷，离开的时候都会特别嘱咐我，爷爷要是有啥突发情况，要及时通知她。爷爷有三个孩子，他每一个都提到了。最现实的，当然是去通知我小嬢嬢。冲出大门没几步遇到我妈，我妈问我急吼吼要上哪里去，我说：“老爷让我去喊大嬢嬢和小嬢嬢赶紧替他准备棺材！”官话中的爷爷，我们那里称“老爷”。我妈顺手给我一巴掌，我跑得快，躲过了。我妈骂我：“你老爷活得好好的！再敢满嘴放屁，看我不掌嘴！”我就又回院子继续挖蚯蚓。吃过中午饭，我妈似乎也看出我爷爷的黑眼仁儿明显比平时多出许多，悄悄叫我去通知小嬢嬢。第二天，农历壬戌年七月廿九，公历 1982 年 9 月 16 日午时，这位年轻时风光，中年以后受尽万般折磨的老人，跟他传奇般的阴阳八卦一起，永远地走了。

我爷爷在病床上无数次嘱咐我父亲和母亲说，如今天道不一样的，要让几个小崽崽把书读好。他说的“崽崽”，就是他的孙子，我们弟兄四个。爷爷



说：“只要他们能把书读出来，不枉我这辈人受了几十年的折磨！”

也许，为了却爷爷的心愿，也许不愿意我们再像他们那样当牛做马辛苦劳累还捞不到一句好话，无论多么艰难，只要我们还能读下去，吃糠咽菜，衣不蔽体，我的父母也要让我们把书读下去。

2

1982年开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一年，收上来的粮食多得把一家人吓了好几跳，粮食塞满我们家房子的所有空间。那一年夏天，小麦收上来，一下子就卖了300多块钱。对一个从前每年年底才能从生产队领回十几块钱的家庭来说，这不啻于天文数字。好景不长，几年过后，一年比一年名目繁多的税费和提留，几乎把当初的喜悦重新归零。最厉害的时候，石榴树刚刚种活，生产队长就上门来收半块钱一棵的“农业特产税”。

那是个美丽的秋天。

蓝汪汪的天幕上，一行行大雁在向南飞。闲散多时的村子开始热闹起来，钓鱼的放下渔竿，缝缝补补的搁了针线篓子，男女老少都开始忙一件事，想办法把各家上千斤的公购粮缴到粮站，以抵扣各种各样的税费。

那时候，在安宁河畔那个叫大中坝的村庄，拖拉机还只是写在教科书上的科学名词。缴公粮那几天，山路上差不多就是运输工具的活体展览馆，扁担箩筐、鸡公车、牛、马、骡子……

父亲跟一个木匠在院子里做架子车。他们做得很慢，做一会儿歇下来，喝喝茶，吹吹牛，一副享受生活的样子，好像做架子车仅仅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事实上，我爹知道，早一天缴公购粮，早一天失望。我爹打算让秋收的喜悦在家里多待几天，哪怕这是个歉收的秋天。

父亲给木匠递纸烟，木匠说：“你也来一支？”我爹说：“不会。”木匠跟我爹年龄差不多，他乐呵呵地做出长辈的样子说了一句占我爹便宜的话：“真



是好子弟！”我爹说：“我要有你那么享福，我也抽。”

我爹说的是实话。木匠一儿一女，我爹有四个儿子，都长了嘴巴，都要上学，都要穿衣服。我爹巴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用。

我们家离乡粮站 15 千米，公粮装了满满一架子车。这一年的米不白，原因是水稻扬花的时候，赶上了一场洪水。

那洪水真的大。村子里最高寿的张学松表叔公说，他活了八十几年，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洪水。河谷两岸的森林在大炼钢铁的时候砍光了，山上塌下来的土方淤塞河床，整个安宁河谷汪洋一片。河谷里的房屋、庄稼、蔬菜、柴火……都在洪水里浸泡了两昼夜。河谷两边的山脚下，到处是帐篷。我的三个弟弟被爹送到山脚下亲戚家，爹和妈还坚守在我家旁边的河谷沙丘。那沙丘有十几米高，它成了我爹、我妈和我家的家禽家畜的诺亚方舟。

我在读初中，住宿在学校，学校离家有 20 千米。河水暴涨后，学校担心山体滑坡，承担安全事故责任，借口抗洪救灾把学生全部放了假。

我在亲戚家找到我的三个弟弟。在亲戚家的大门外，几个弟弟像无依无靠的孤儿，惶恐地望着满满一河谷的洪水发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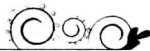
前后三天，爹妈是死是活，我们完全不知道。那时候电话还只写在书上，更别说手机。三天过后，洪水稍退，我带三个弟弟回家，最小的弟弟还小，需要我抱着走。机耕道上的淤泥厚得没过膝盖，每走一步都得使上半肚子力气。

院墙全部坍塌，只有院门特立独行地立着。我们迟疑地推开院门，院子里淤泥也很厚。房门静静地关着，一推就开了。

我怯生生喊了一声：“爹！”又急切地喊一声：“妈！”没人答应。弟弟们也在喊：“爹——！妈——！”还是没有人答应。

这场洪水不仅浸泡了庄稼，泡垮了许多房屋，还淹死了人。

找不到爹和妈，弟兄几个心里产生不祥的预感，谁都不愿说出口。我们年纪都还小，不敢去想象天塌下来是什么状况，在屋里屋外又找了几遍，还是没有。这下，我们彻底像孤儿，忍不住流下眼泪。我带弟弟进灶房，准备给弟弟们煮吃的。没有干柴，也没有米。在从装柴草木楼上取干柴的时候，



老二老三在柴草堆里发现三个鸡蛋。我把锅里的淤泥清除干净，把鸡蛋煮熟，放在冷水里冰了一下，分给三个弟弟。我说：“你们吃吧，大哥不饿。”小弟弟拿着鸡蛋吃起来，老二和老三剥开鸡蛋，各掰了一半给我。

在晶莹的泪光中，我们弟兄四个把三个鸡蛋分吃完。

作为三个弟弟的长兄，我无比迷惘，我不知道下一步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在等待奇迹。太阳渐渐西沉，远处不时传来谁家墙壁和房屋倒塌的声音。墙壁倒塌的声音沉闷短促，砰一声之后，再无其他声音。房屋倒塌则先砰地响一声，接着是屋瓦刷拉拉着地的声响。刷拉拉的长短跟屋子倒塌的速度有关，屋子倒得慢，则声音长；反之，则短促尖锐。伴随着房屋倒塌的声音，是女人们绝望的哀号和男人的咒骂。这些声音每每响起，我的心都会紧缩一下。

我的三个弟弟睁着惶恐的眼睛望着我。天渐渐暗下来，我的心里只剩下绝望。

突然，我听见院门响了，三个弟弟也听到门响，我们一齐冲向屋外。爹披着一身霞光从外面走进来，他明显苍老了许多，胡子好多天没有刮，衣服上到处是淤泥。爹看见四个儿子都在面前，眼睛一热，说：“我的儿，你们都好吧？”

我和弟弟们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急切地问：“妈呢？”

妈抱着个咸菜坛子从外面回来，见到儿子们，她憔悴的脸上顿时显出喜悦的神情。她说，“你们都回来啦！儿子，你们都没事吧？”

我们纷纷点头，特别是我有如获大赦之感。当即，我们开始着手重建家园，我们清除地上的淤泥，用木棒把偏斜的山墙小心地支端正，拆除即将坍塌的院墙，重砌鸡圈、鸭圈，翻晒生火用的柴火……

菜园里的蔬菜全给泡死了，我们一家吃了两个多月的咸菜，吃得手掌脱皮，面色蜡黄。好在洪水来临的时候，我的父母把粮食和被褥搬到老屋后面高出地面十多米的沙丘上，才没有让我们挨饿受冻。

庄稼命大，跟庄稼人一样，那些在洪水里浸泡了四十多个小时的水稻最终还是结出了谷子，但是跟往年不一样的是，谷穗上谷粒少，谷壳上淤泥厚，